



Unicorn

遠ざかる影

逝去的影子

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女旗手
首度授权本作品在中国大陆发行

杨军 译

「日」夏树静子

逝去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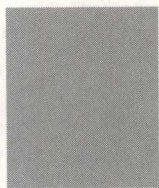
遠ざかる影


中国社会出版社

逝去的影子

夏树静子 著

杨军 译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逝去的影子 / (日) 夏树静子著; 杨军译.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087-2439-3

I. 逝… II. ①夏…②杨…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899 号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0444

主 编: 于洪笙
书 名: 逝去的影子
著 者: 夏树静子
翻 译: 杨 军
责任编辑: 邓晓白
特约编辑: 钟利平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逝去的影子
夏树静子

遠ざかる影
© 夏樹静子 1979 年
版權代理人: 株式会社ウッドベル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60mm×235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母亲的秘密	1
第二章	龙宝商会	23
第三章	夜半之声	45
第四章	青木原林海	75
第五章	时效	101
第六章	合成宝石	141
第七章	铜像的疑惑	183
第八章	山峡墓地	201
第九章	诀别的时刻	219

第一章

母亲的秘密

1

一过夜里 10 点钟，医院里便变得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

而从窗根下的那片松林之中，不时地传出沉重的风声和隐约可以闻及的、从堂津湾传来的阵阵海潮声。

病房里有三张病床。除了辽子母亲之外的另外两名患者，从刚才就平静地入睡了。其中一人是因交通事故受伤的年轻女性；另一名是因神经痛而长期住院的 60 多岁的老妇人。

也许是气温下降了，或是暖气不热了的缘故，辽子感到脚底下有了一股寒意。

为了去取来一条毛毯，辽子稍稍挪动了一下椅子。但这细微的声音也使得病床上的玉枝睁开了眼睛。她那双由于发烧而显得浑浊、暗淡的眼球迟缓地动了一下，她在搜寻着辽子。

辽子把脸靠了过去：

“疼吗？”

玉枝疲惫地眨了一下眼睛，似乎说她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晚上 8 点左右，大夫在巡诊时给她注射了止痛剂和镇静剂，也许还应当有效吧。

“水，给我……”

玉枝艰难地吐出了一句话。

“暖……”

辽子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床那头的吊瓶，透明的药液正通过细细的塑料管，有规律地一滴滴地落下，进入到玉枝脚面上的针头，再进到她的体内去。这条在她的左脚脚面上切开的静脉输液通道，24小时从未间断过，可玉枝还是感到喉咙干渴。

“大夫说，不能喝水的……”

“就一口……”

辽子只好把床头柜上的一个盛药片的小碗端到了母亲的嘴边。

玉枝像好久没喝水了的样子，喝了一口也不让拿开：

“再来一点。”

“可是，刚才都……”

“嗓子里像是有沙子一样，话都说不了……”

“可大夫都交代了呀！”

于是，玉枝用她那模糊的视线盯了一会儿辽子的脸，然后把目光移向了天花板。又过了一会，她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喃喃说道：

“辽子，你过来一下。”

辽子的心里不由得一惊。她倒不是由于玉枝要说什么而感到紧张，而是对母亲的意识一下子恢复得这么好而感到有些不安：也许是人们说的那种“回光返照”？

中谷玉枝因煤炉意外失火而导致下半身的烧伤，于前天，也就是1月18日晚7点多住进了这家医院。

玉枝是佐贺县唐津市一家机械制造公司职工宿舍的厨师。前天晚上，在职工食堂里，她用小型油泵给火炉加油时，一下子加多了，当燃料油遇到了名明火便一下子着了起来。虽然被三名早回来的员工用灭火器扑灭了火，可玉枝从胸到腿都被大火烧伤了。

她被送到这家外科医院，正在保育院上班的辽子得到了通知也马上赶来，并住下来陪床。

第一天的夜里，玉枝看得出自己的伤势比想像的要严重的。她的患部被缠上了厚厚的衬衣一样的绷带。一边输着液还要她绝对保持安静。但是，那时她的意识十分清楚，嘴也能说话，还可以把当时发生事故的过程详细地对辽子和公司的来人说明白。

但是，大夫担心万一发生不测，便悄悄地对辽子讲，虽然这会儿看她精神很好，但由于她因烧伤坏死的皮肤已经为“三度”，并且超过了全身皮肤的三分之一，日后肯定会出现由于皮肤呼吸功能下降，患部蛋白质分解，代谢产物蓄积而造成的尿毒症。如果她的意识一旦出现了朦胧不清，就一定要多加小心……

果然，从昨天开始，玉枝就发起了烧，似乎疼痛也加剧了，平均6个小时就要注射一次止痛剂。

“辽子，过来。”

玉枝用比刚才更加清晰的声音说道。

辽子顺从地拉过一把椅子靠了过来。玉枝轻轻地调整了一下呼吸，目光紧紧地盯着昏暗的天花板。

“辽子，还记得你父亲吗？”

玉枝问道。

“啊，记得。”

是问这个呀，辽子笑了起来。46岁的父亲叫中谷君雄，在1965年秋因病去世。那时辽子刚12岁。虽然过去了14年，但那时辽子已经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因此记得很清楚。

君雄在唐津的青果市场工作。他不爱讲话，是个受同事喜欢的人。虽然想不起更多的事情，但辽子清清楚楚地记着父亲的同事们常常把自己放在自行车前面带回家的情景。

玉枝点了点头。

“那么，你的户籍本上写得是你父亲的养女一事，原因你也知道了？”

玉枝又问道。

“嗯，父亲和前妻离婚了，然后他从户籍本上迁出后妈妈和他正式结

的婚，是吧？”

户籍本上是这样记载的：玉枝于1955年带女儿辽子与中谷君雄结婚。由于这个原因，君雄与辽子便构成了养子关系。也就是说辽子成为了君雄的养女。

但是辽子自从懂事以来就确信君雄是自己的亲生父亲。直到她上高校、办理入学手续需要交验户籍证明时，她才发现户籍上“养女”一词，并向母亲进行了询问。

说来话长——

玉枝13岁时在中国的东北部、叫“满洲”的地方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日本侵华战败投降，她与家人失散。她便于1952年一个人回到了日本。她回到了父亲的老家佐贺不久，便经人介绍与君雄相识，并于1953年秋天生下了辽子。但事实上他们一直以“事实婚姻”的形式生活着。之所以一直到1955年玉枝和辽子都未能入籍的原因就在于君雄曾于1946年结过一次婚，但他的妻子于1951年年底突然去向不明。

当时的日本法律规定，配偶去向不明三年后，本人方可单方面宣布离婚。但婚姻关系继续存在，从而不得再结婚。君雄和玉枝说好，万一妻子突然返回，也要和她办理离婚手续，然后再与玉枝结婚。然而他的妻子一直没有下落。于是君雄于1955年单方宣布离婚，玉枝也入进了他的户籍本。此时辽子已经2岁了。这样一来，玉枝在入籍之后，辽子只能以“养女”的身份登记在籍。

辽子对当时母亲的这种解释几乎没有一点儿异议就接受了。辽子长得很像母亲，在她的记忆中和父亲君雄却不大相似。尽管如此，她也从未怀疑过母亲的话的真假。

玉枝歪着头，把目光转向了辽子，她用包着绷带的手把身上的毛毯拉了拉，叹了一口气说道：

“那时我说的是假的呀！”

“什么?!”

辽子吃惊地望着母亲。

“妈妈乘‘白山丸’号从上海出发的时候不是1952年，而是1953年的春天！早先我说那是1952年的事。回国后刚刚半年就生下了你。你死去的

父亲是1954年认识、1955年才结婚的呀！”

“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样的话，那户籍的事情……”

“户籍嘛，还是那样的，是妈妈带着你入了你父亲的户籍的。”

辽子一下子无话可问了。她虽然感到十分奇怪，但马上就听明白了母亲的话。

玉枝的双眸中饱含了热泪，她再三抬头看着辽子。她那干燥而失去了光泽的双唇微微一动，又一字一顿地说下去。

“你是我在满洲时就怀上了的。真的呀，辽子！你真正的父亲是别人！”

自从母亲和自己讲了那些话后，辽子又结合自己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知识，对玉枝的前半生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玉枝是在她13岁，也就是1941年，由双亲带着到达了满洲的。父亲是在鞍山的制铁所工作，一家人都住在辽阳。玉枝是独生女。她从当地的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便进了护士学校。

1945年4月，日本侵华战争的败局越来越明显。刚刚是护士学校学生的玉枝被征去到兴城的陆军医院当了一名救护护士。随后，她那已经50多岁的父亲也被强征从军。

1945年7月，玉枝在辽阳的家受到了空袭，听说母亲被炸死了。随后日本政府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但从此她和父亲失去了联系。玉枝所在兴城日军陆军医院也被八路军扣留、整编。在那之后的八年里，他们同八路军——后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转战安东、沈阳、北京，但基本没有离开中国的北方。

1952年他们全体南下，玉枝则留在了武昌的医院里工作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年中，中国国内也渐渐地安定下来了。玉枝住在武昌的大学的职工宿舍里。在医院工作还发给工资，休息日还可以上街，生活上无忧无虑。只是在1949年直通日本的航船停止后，玉枝认为回日本再无希望。

在那时，她认识了“龙门寺拓男”。他是由于住院期间常常有朋友来看他才熟悉起来的。当时玉枝24岁，龙门寺30岁。

龙门寺拓男出生于日本的岐阜县。1942年夏季他20岁时被强征入伍。然后被送到缅甸战场。1944年他脱离了军队，到达了“满洲”。但不久又被强征入伍，在哈尔滨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那之后，他也和玉枝一样，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转战于各地。1952年他留在武昌的汽车制造厂工作。由于他在侵华日军的军队里就是干修理战车的工作，因此对汽车行业十分熟悉。同时解放军也很器重他，在武昌的工厂里就授予他“工程师”的称号。

1953年中日再度通航。他们听说有从上海出发的“日赤”船，玉枝便萌生了回国的愿望。但龙门寺却被工厂方面恳求再工作两三年，他便决定再留一段时间。玉枝并不想拖累龙门寺，她对龙门寺讲：同在一个医院的日本人全部决定返回日本，如果再不走恐怕自己就再没有这个信心了。况且也许父亲已经活着回到了家，正在等待着自己。但龙门寺终于还是留在了中国。

玉枝于1953年4月回到了日本，回到了养育自己13年的父母的老家佐贺。但父亲依旧没有任何消息，兄弟姐妹们也七零八落，能够依靠的人也找不到。而此时她又有了身孕，当然一定是龙门寺的孩子。那时已经4个月了，无法堕胎，和留在中国的龙门寺也一时半会联系不上。

万般无奈，玉枝只好投靠了一门远房亲戚。她生下了辽子，等身体恢复之后又去了福冈，在那里谋求职业。

在福冈，她成为一名制造机器零件的工厂的职工宿舍的厨师，带着辽子一块儿住在那里。在中国时，玉枝就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护士了。但由于她是毕业前被征走的，因此她没有正式的毕业证书。

在那家工厂工作期间，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中谷君雄。

当时君雄35岁，他的确有了一段婚史。但是在两年后便离了婚。玉枝工作的地方都是单身职工，君雄在这些人当中年龄最大，因此看上去更加孤独。在玉枝工作繁忙时，他就把辽子抱到外面去玩耍。

1955年秋，这家工厂倒闭了。利用君雄打算回老家之际，他们结婚了。那一年玉枝27岁，辽子刚满2岁。

由于玉枝在生了辽子不到一年中就认识了中谷，所以不太想还留在中国的龙门寺。不，也许她想过，但由于根本见不到本人，她也就死了这

条心。

结婚时，两个人说好就当中谷君雄是辽子的亲生父亲。等辽子长大了问起户籍上的事情如何回答，君雄也想好了措辞。

一直到死，君雄都在恪守这个诺言……

“——如果幸运的话，我和你父亲还会有孩子。也许是这个原因吧，你父亲非常喜欢你，可以说爱你胜过爱他自己。”

玉枝一边恳求着要水喝，一边继续用平静的语气诉说着。看上去她似乎忘记了伤痛。一股刚毅的、发誓要说完话的神情显露在她那已经成土黄色的面容上。

“其实，我也十分尊重你父亲的遗愿，人都死了，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可我一想到要骗你一辈子……当母亲的眼看着就剩你一个人了，也就想……”

看上去玉枝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不久将告别人世，但对辽子来说却无论如何不能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来。

“龙门寺先生的消息，自从我回到日本后再也没有听到……无论如何，当时我是非常想念家乡的。那时我就认为家乡的人在眼巴巴地等待着我回去呢！从1953年开始，‘日赤’的船好几次航行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到1958年团体回国是最后一次。那一次，相当多的日本人都回来了……”

玉枝又陷入了对当年返回日本时的回忆之中。也许她讲完这些之后，在心底里仍然期待着龙门寺也能在那次回来吧。

龙门寺拓男的故乡是位于岐阜县的山间部一个叫中山七里的驿站町。玉枝清晰地记着：当时他在他那宽大的手掌上用手指写着：岐阜县郡上郡东村。

龙门寺生在那个村子里。他很早就失去了双亲。一直由叔叔领养、抚养成人。在那个马濑川和飞弹川合流后的岸边小村庄里，他每天无忧无虑地钓着鲑鱼和鳟虎鱼，生活得十分快乐。春祭时村里非常热闹，一到夏季里村里也是办佛事的僧侣诵经声不断。当年龙门寺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也引起了玉枝对那山村特有的民俗的向往。

“他在缅甸离队之后，听说后来全军覆灭了，只是他一个人活着回到了日本，因此于心不忍。也许在他的心底里还是希望回到日本。哪个人能

割断对故乡的恋情呀！而且，龙门寺先生是个坚强的人，也有灵活的头脑。如果他回到了日本，肯定会成气候。他是那么出色的一个男人……”

玉枝完全陶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了。她像唱歌一样念叨着。大概母亲的心底里产生了一种对自己一个人在日本所感悟到的深深的后悔和内疚吧。那往日的岁月、意识深处的情感，如同一下被冲垮的堤坝，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辽子产生出这样的感觉。

“你出生后之所以给你起名叫‘辽子’，就是因为妈妈在当姑娘的时候住在辽阳啊！那是我最幸福的时代。自从日本战败后，那惨景至今我都无法忘记。龙门寺先生也没有留下照片，我去他的老家打听过，可什么消息也没有。对，你就是他留下的纪念物呐……”

玉枝像要找到龙门寺当年的容貌一样，用苦闷的眼神盯着辽子。

“辽子，如果你有力量的话，一定要找到龙门寺先生，他可是你的亲生父亲呀！妈妈也要去了，如果能在九泉之下和你爸爸相见，那我也就安心了……”

玉枝在烧伤后的第四天，即1月22日夜里，平静地停止了呼吸。似乎伤痛也渐渐缓和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意识渐渐地朦胧，像睡着了一样死去了。在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在说出心中埋藏许多的秘密之后的安详感。

2

玉枝的葬礼上，君雄的兄弟和从佐贺赶来的玉枝远房亲属们都到齐了。还有当年她从上海回日本时认识的两个信友阿姨，辽子也给她们写了讣告信。但这两个人没有来。辽子寄给鹿儿岛的住所的明信片，被注明“搬迁，地址不详”而退了回来。只是住在神户的那位阿姨送来了悼念信和香典。

玉枝工作的那家公司、辽子工作的保育院的人也来了。因此这次成了意料之外人多的一次葬礼。

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对辽子谈一谈她的今后。

今年辽子26岁了。高校毕业后，她又上了两年的保姆培训学校，取得

了保姆资格。后来在市内的一家保育院里工作。现在她在一家私立的、条件相当好的保育院里上班。在那里，由于她干了三年，所以是那个保育院里资格最老的一名保姆。

圆圆的脸、小麦肤色、十分健康的辽子，在任何人的眼中都是永远那么天真活泼、能干可爱的姑娘。一对黑黑的眉毛、下唇比上唇稍稍突出的口角，更给人一种干练的印象。

事实上，辽子并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但她和同事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当然她的工作也非常利索。她和母亲两个人住在一间公寓里生活，过着简朴而安稳的日子。对辽子有好感的男性有两个人。虽然他们明确表示了要娶辽子为妻，但辽子对辞职、走上婚姻的道路还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再加上她想水到渠成地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因此她对这两个求婚者都采取了漠然的态度。所以在她的周围，也有不少人认为她是个性格怪异的姑娘。

玉枝死后，辽子一个人便孤独了，因此人们都认为她会马上选择结婚这条路的。

但玉枝死后，辽子心中在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葬礼一结束，辽子依旧还去那家保育院上班；下班后像把自己关进笼子一样躲进那间公寓里。对辽子来说，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需要时间考虑。

母亲死了，心中悲伤的风暴过去之后，辽子多多少少产生了对她的憎恨。如果“真正的生父”还在，并早一天让自己知道的话，还可以和他商量她们娘俩儿目前的处境。

只剩下一个人的辽子，意识到是母亲把自己推到了要决定如此重大选择的位置上来的。

可是，正如玉枝自己坦白的那样，她原本是要把这个秘密一直带到坟墓中去的；然而她碰上了这场不幸的事故，并当她意识到自己的死期将及时，便不得不向女儿坦白了这一切。

玉枝希望辽子知道她的亲生父亲还在，而且尽可能地去找到他。面对死亡，她不得不正视女儿今后的前途了吧？

于是，辽子开始考虑要实现母亲的这个遗愿。玉枝今年52岁了。这么年轻就去世，她自己连做梦也没有料到。一个人从中国回来、生下了女儿

辽子、君雄死后她一手把辽子拉扯成人。对于一个母亲来说，生前她不图任何回报。“龙门寺拓男”这个人果然回到日本了吗？现在在哪儿、又怎样生活着？这些都要进行了解和调查。确定这些，花费了辽子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就算是找到了龙门寺的所在地，向人们提出这个名字又会怎么样，可以说这还是个未知数呢。他如果活着，其处境会大不一样；而自己见到他时的心情也会有所不同。她这么一想，便决定要从“亲生父亲”的概念里摆脱出来，而尽可能用好奇的眼光去观察这件事情。

玉枝对辽子讲过，龙门寺拓男的故乡是岐阜县郡上郡东村。是一处马濑川和飞弹川合流后的岸边小村庄。辽子从地图上看，那个村子似乎现在已经改称为益田郡金山町一带。

辽子向金山町的町公所打了一个电话，她要首先弄明白这一点。果然，金山町町公所回答说，早在1955年四周的四个町、村就合并了。

接下来，辽子又向町公所的户籍人员打听是否有一个叫“龙门寺拓男”的男人。

“根据规定，电话里我们只对本人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男青年答道。

“如果我去您那里可以查看一下吗？”

辽子连忙问道。

“啊，那也不行。从1976年的法律修改后，只允许本人查看自己的户籍。”

“那么，我看一下户籍的底卡可以吧？”

辽子仍不死心。

“这个嘛……如果有特别的情形是可以的，不过要写明理由，并向市、町、村长提出申请，审查结果认为有必要才可以同意。”

虽然这个人的回答有了一线希望，但看来手续上还是十分麻烦。怎么写这个理由呢？而且怎么说明龙门寺和玉枝的关系呢？

辽子决定和同住在一起的主妇吉冈香代子商量一下。吉冈香代子今年三十五六岁，目前正在替这家公寓代管一些事情。她为人热情，在玉枝的葬礼上还多次告诉一些她不懂的规矩。由于她常常来看望辽子，于是辽子

决定问一问她。当然不能说实话，只能说要打听一个过去帮过母亲忙的一个人的下落。

“嗨，规矩还不是人定的嘛，如果你去了那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住在东京的姐姐还托我办过这样的事呢。当时她要的非常急，可她正好生完孩子住在医院里，我姐夫又特别忙，连去邮局发封申请书的时间都没有，于是只好求助我。我去村公所一说，人家马上就给办了，申请书还是后补的呢！”

香代子十分乐观地说道，

“打电话人家当然会拒绝的。可你要是直接去了，我觉得一般都会告诉的。到底用人家的户籍底卡要干什么事，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你要去哪儿？”

“岐阜。”

“岐阜？”

一听说是去岐阜，香代子就为难地皱了皱眉头：

“那可太远了……”

结果，辽子想了一晚上，便决定按香代子说的，直接去向町公所询问。并说对方是母亲就业的公司的职员。母亲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曾经受到过他的关照。即使不让自己看户籍的底卡，也许会告诉自己这个人的生死下落，或住在什么地方。而且，万一町公所的人不说，从当地的住户那里也许会打听出什么来的。

于是，她决定既不写信也不再打电话，马上去了岐阜。

从地图上看，益田郡金山町位于狭长的岐阜县中心稍稍偏南的地方，正好在高山市和岐阜市之间。在地图上标有飞弹川、国道41号线、高山本线、中山七里谷的标记下，金山町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从它周围的地名上来看，也可以使人想像出它是个深山里的小村庄。

最近的车站，好像应当是高山本线的“金山”站。从佐贺县唐津市去那里，似乎应当乘国铁筑肥线向福冈行驶，然后转乘新干线的火车；再在岐阜的羽岛换车，在名古屋下车，从那儿再乘直通高山县的快车。这样是一条最短的线路。

待七七四十九天的“七七”后，辽子安放母亲的骨灰，三天后，也就

是3月14日的寒冷的早晨，她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拎着一只旅行袋便从博多站乘上了“光”号的上行列车。保育院虽然还没有放春假，但辽子却得到了一个星期的特别假期。当然，虽然说调查龙门寺拓男的消息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她还想如果有剩余的时间，一定要好好地来个个人旅行，顺便再考虑一下今后的生活。

而且，为什么自己选择了这么一条漫长的旅行？也许是暗示着自己的命运将会有个什么样的改变吧……当辽子坐在新干线的火车上时，她的心中像风吹一样闪过了这个预感。果真是这样，那么也许将会面对亲生的父亲。辽子的心中充满着不可名状的紧张和漠然。

7点24分由博多驶出的“光”号列车，于12点多钟到达了名古屋。

当辽子一改乘上开往高山的“海苔3号”，顷刻间慢车的趣味一下子改变了。坐在有暖气的列车上，看着把硕大体积的行李放在通道上的男人们喝着酒，仿佛一下子到了山村的集市。车窗外，可以看到灰白的云雨中，小镇上一排排住房，和列车时时驶过的条条河川。

离开名古屋一小时之后，列车的两旁开始出现高高的群山。群山到处都裸露着带有寒意的褐色山肌。

铁路一直沿着飞弹川北上。河水和湖水一样是深绿色，流速十分缓慢。大概是由于到处都是大坝而堵住了水流吧。

下午3点，辽子便在金山飞弹站下了车。

从短短的站台上也可以看到河流。两岸有散在的农家，都建在干枯状的桑树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一株株的樱花、桃花，那淡淡的粉红色花瓣在寒风中煞是好看。只有那清澈的空气才使人意识到此时还是冬末春初。

辽子上了站前只停着一辆的出租汽车。她请司机把自己带到金山町町公所。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她就到了町公所。这是一栋钢筋水泥的、两层灰色建筑，正好面对着两条河川的交汇点。

“哪里是马赖川？”

辽子问道。

“是这条。”

司机的手指了指右侧，

“飞驒川和马赖川就在这里汇合；下游就叫飞驒川了。”

司机盯着车内的后视镜，和气地说道。

辽子下了车，很快走进了町公所。她来到了一个挂有“户籍科”牌子的窗口。一名20来岁的小个子男青年像迎接辽子似的盯着她。

“我是从唐津来的。我想打听一下原籍在这儿，叫龙门寺拓男的人。”

“唐津？”

小伙子吃惊地反问了一句。

“对，佐贺县的唐津。”

“从九州特意来的？”

这个小伙子瞪大了眼睛又问了一句。这时，从他对面桌后边一个戴着黑色套袖的40来岁的工作人员也竖起了耳朵注意倾听着。这时辽子才看到周围还有四五个前来办事的人。

“噢，你就是前天打来电话的那一位吧？”

这个小伙子好像想起来了。

“是的。是这样的，一个月前，我的母亲去世了。她说她在1953年从中国回国时有一个叫龙门寺拓男的先生曾经多次帮助过她。如果这位龙门寺先生也回国了，一定要找到他，当面答谢。因为这是家母心中最后的一件事……”

辽子说出了“编好”的理由。

小伙子和那个40来岁的工作人员互视了一下，这名上了岁数的人说道：

“龙门寺拓男，是这个人？”

“对，因为他在1952年就30岁了，所以他应当是1922年出生的。如果他的原籍是这里的话，那他多半回到了这里。麻烦各位帮我查找一下他现在的住址……”

于是，这两名工作人员再次互相看了看，岁数大的男人朝里边一张桌子的人点了点下巴，说了句“查一下吧”。

于是，里边的那名工作人员便抬起了头，看着辽子。

“你的母亲是在外地时得到了龙门寺先生的关照的吗？”

岁数大一些的那名工作人员又插了一句，

“对不起，这里面有什么——交情吧？”